廣豔異編

廣豔異編卷之十八

卯月軒主人彙次

冥跡部

劉長史女

吉州劉長史死子獨養三女皆殊色甚念之之其長女年十五病死官舍中劉素與司丘掾高廣相善俱秩滿與同歸刻載女喪還高廣有子年二十餘甚聰慧有姿儀路次豫章守冰不得行兩船相去百餘步日夕相往來一夜高氏子獨在舡中披書二更後有一婢年可十四五容[illegible]直詣高云長史船中娘滅來乞火耳高子甚愛之[illegible]

謂妾亦欣然就焉曰某不足顧家中小娘子豔絶无双[illegible]
郎通意必可致也高甚驚喜意為是其存者因與為期耐
去至明夜婢又來曰事諧矣郎可便待高甚踴躍立候於
船外時天无纖云月甚清朗有頃遥見一女自後船出從
此婢直來未至十步光彩映發馨香襲人高不勝其意便
前持之女縱体入懐姿態横發乃與俱就船中倍加款密
此後夜夜輒來情念弥重如此月餘日忽謂高曰欲論密
事得无嫌雖乎高曰固請説之乃曰兒本長史亡女命當
更生業得承奉君子若垂意相採當為白家令知也高大
驚喜曰幽冥契合千載未有方當永同枕席何楽如之女

又曰後三日必生使為開棺夜中以面東霜露飲以薄粥當遂活也高許諾明日遂白廣二未之甚信亦以其絶異乃使詣刘長史具陳其事夫人甚怒曰吾女今已消爛寧有玷辱亡灵至此也深拒之高求之轉苦至夜刘及夫人俱夢女曰某命當更生天使配合必謂喜而見許今乃靳固如此是不欲某再生耶及覺遂大感悟亦以其姿色衣服皆如所白乃許焉至期乃共開棺見女姿色鮮明漸有煖氣家人大驚喜乃設幃幙於帡側舉置其中夜以面承露晝哺飲父母皆守視之一日轉有氣息稍開目至暮能言數日如故高問其婢曰女先死屍柩亦在舟中女

遂臨悲泣與決乃擇吉日遂於此地成婚後生數子因名

其地号為礼会村也

麗春

唐常諷家於汝穎常虛默不務交朋誦習時暇緝園林親稼植小童鋤草鋤地見人髮鋤漸深漸多而不乱若新梳理之狀諷異之即掘深尺餘見婦人頭其肌膚容色儼如生人更加斂飾連身肯全唯衣服隨手如粉其形氣漸盛頃能起便前再拜言是郎君祖之女奴也名麗容初有過娘子多妬郎不在便生埋於园中託以它事亡去更无外人知某初死被二黑衣人引去至一處大閑廣殿貴勇甚

嚴拜其王略問事故其亦不敢訴娘子須臾引至一曹司見文案積屋吏人或二或五檢尋甚閙其初一吏執案而問檢案言其命未合死以娘子巨蠹非禮強殺因斷減娘子十一年祿以與其又經一判官案問亦見娘子判官尋別有故被黜去職其案便被寢絕九十餘年矣被此散行昨忽有天官來搜求幽繫冥司積滯者皆決遣其方得處分如其之流亦甚多數盖以下賤之人冥官不急故也天官一如今之道士絳服朱冠與騶隨從方決幽滯令其重生亦不失十一年祿諷問曰魂既有所請形何不壞答曰凡事未了之人皆地界主者以藥傅之遂不至壞

之乃為沐浴易衣貌如二十許來其後潛遁幽冥中事鮮
所不至颯亦洞曉之常曰脩身累德天報以福神仙之道
且勤求之數年後失颯及婢所在親族於其家得遺文紀
在生之事云

徐太守女

東晉馮孝將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宿廐中夜
夢一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蚤
亡亡來出入四年為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年八十餘聽我
更生要當有依憑方得活又應為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
否馬子答曰可爾與馬子尅期當出至期床前有頭髮正

與地平令人掃去愈分明始悟所夢者遂屏左右便斷頭而出以頭形體皆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戒云我尚虛借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待本生日尚未至遂住廐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至具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醊其喪前去廐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女身體完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氊帳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氣令婢四人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瀝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二月持杖起行一期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

求選吉日下禮聘為夫婦生二男長男字元慶嘉禾初尉
秘書郎小男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乃延世
之孫

魏叔介

魏道輔參政夫人趙氏紹興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以病
亡至四七日女壻胡長文延洞真法師黃在中設九幽醮
影響所接報應殊偹魏公敬異之及五七月復命主黃籙
醮先三日招魂入浴幼子叔介年十二歲以念母之切願
自入室持旛伺視既入慟哭亡母自白旛下坐椅上垂足
入浴盆左右挂所著衣正舉首相顧忽然不見所以哀泣

已而迎魂至東偏靈位黄法師見夫人在坐叔介至前跪仆地曰媽媽在此家婢小僕先因病腫死亦從而至語言甚久黄慮鬼氣傷兒神乃布氣吹其面取湯一盃令飲即醒云適從市門下看迎仙女見數十人衣金錦袍擁一轎四角皆金鳳口啣金絲毬二仙童行前捧金香爐唾壺到吾家門仙女出轎見先生再拜請符纔得符收寘袖間却乘金毛羚羊二童遮而去遂覺蓋所見之者乃是夕壇上所供神虎堂追召魂魄者也時已五鼓方就睡又夢入大門將軍長丈許金甲青靴引而行殿上人青服戴青冠執青圭坐龍椅上云太乙救苦天尊也閽呼第二曹請九天

司命第一主者同坐既空中有青雲起玉女數百捧黃幡
幢迎上清宮第六位至共食仙果叔介前觀之為異鬼如
獅子形者逼逐令去將軍叱曰救苦天尊召來對事安得
輙逐命獄卒斫之左右天仙無數嬉戲自如或戴碎玉花
冠動搖有聲云是狼茫冠上天真宰下降檢察地獄將軍
曰三界各有體天界逍遙自在故多快樂人世務禮法故
尚恭敬謙遜地府治人罪故尚威猛正自不同又聞呼都
案判官追在獄囚列廷下約萬人皆荷鐵校傳呼引第十
人直符使乘雲持牒下取牒閱可二尺長幾丈徑至地挾
此人同上雲去其餘火輪銅柱銅狗鐵蛇鍛冶於前楚毒

備極三人者公服在其中將軍曰一為臨政酷虐一為虐父不孝三為作監官不廉監官乃吾弟曾任漳州稅官盜用公家錢而逃至今在獄而酷虐者獲罪尤重叔介問如何可救之曰除是轉九天生神章一萬遍即可救拔又引至鑊湯碚石禹律等獄縱觀諸囚叔介言敢問將軍何姓曰舊在人間姓王在此間無姓每見世人設水陸請地府諸司稱崔判官李判官之類皆不肯去不若只稱第幾司第幾案判官便了又曰吾得一幞次甚窄身却不在彼當在壇上聽指揮不敢離一步便一兩字亦從吾手中過然後奏上吾一看三清二看法師至誠便是喫一盞白湯也

奏去只為排得幀次不是左右多有穢觸又黃衣人炷香
衣服不潔負水人身體腥穢一青衣小兒抱嬰孩來天尊
位前戲抑天尊怒皆追來枷了青詞甚好宜開地獄赦亦
至誠情以判官聲雄道字不真一字讀作潭字數人猜不
出天尊主者皆怒已而辯之乃濤字也主者白請放六人
判官家言赦文不清白再墮其四只放兩人其一則趙氏
也將軍曰汝父常訓汝懶惰不肯讀書我教你聰明咒云
無礙遮三界遲奇此江海一磨二磨轉不覺總管一覺無
碍空戒令勿泄毋邁節序焚香默誦百遍且謂人心如鏡
須常常磨勿令塵染汚自然聰明又言吾一身五職第一

三天門下引進主者第二黄先生主管文字第三白鐵山主第四臨灰河主第五職事微不可説遂引叔介至灰河無罪者過橋業重者解其下服着渡河褌由河中過岸上大枯木數株鬼卒以所脱衣挂於上續以車載從橋行衣上各書姓名窺其一標云屠氏十娘叔介臨欲歸拜將軍曰自别宜開荷將軍慈顧答曰汝何所謝吾實當謝汝憶昔嘗與汝同官曾緣公累賴汝調護得免至今不忘今歸時凡此中所見所説盡為人道之使知省戒無得隱息稱州而行望其家已近毋在一室塗澤召令引至壇對曰黄先生不許孝子登壇毋乃強之徧請列位請黄君模前焚

香拜曰謝救苦黄法師便冉冉翔空回首言宿世冤家皆
得解脫汝物後悲惕今從者取盂水噀叔介面乃甦之遂
漸蘇天方明自霧至覺僅數刻而所經歷聞見連日言之不
能盡魏公以其事物色之蓋醮筵置龍虎堂於兩廂偪近
外庭往來喧雜炷香乃老卒而汲水一兵患疥瘡圃中兒
每效戲聖位前皆犯其禁乃告白龍虎神徙位於靜處而
易執事者禁而勿得至又攷所謂澤字之誤蓋詞文舊語
內云或死於水濤之中前童書濤為淘以唾潤指揩作澤
字亦甚明了故讀者誤焉魏公自作記五千言今撫取其

湯氏子

湯氏子者其父爲樂平尉令李氏隴西望族素輕易恒以
吳人狎侮尉甚不平輕爲令所猥辱如是者已數四尉不
能堪其與其兄詣令紛爭令格罵叱左右曳下將加捶楚
某懷中有劍直前刺令中胷不深後數月死令家人亦擊
某繫獄州斷刑令辜內死當決殺將入市無悴容有善相
者云少年有五品相必當不死若死吾不相人矣施刑之
人加之以繩决畢氣絕牽曳就獄至夕乃蘇獄卒白官官
云此手殺人義無活理令卒以繩縊絕其夕三更復蘇卒
又縊之及明復蘇獄官以白刺史舉州嘆異而限法不[illegible]

呼其父令自縈之又於州門對衆縊絕刺史哀其[illegible]給[illegible]家妝之及將歸第後活因壅空棺養之暗室久之無恙乾元中爲全椒令卒

秋英

臨海樂安章沉年二十餘死經日殊殯而蘇云被録天曹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料理得免初到時有少女子同被録送立住門外女子見沉事散知有力助因泣涕脱金釧三隻及臂上雜寶託沉與主者求見救濟沉即爲請之并進釧物良久出語沉已論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即此女之名也於是俱去脚痛疲頓殊不堪行會日亦暮止道側小窟

狀如客舍而不見主人沉共宿如接更相問女曰我父家吳縣烏門臨瀆為居門前倚棗樹即是也明辰各去遂并活沉先為護軍府吏依假出都經吳乃對烏門依此尋索得徐氏舍與主人叙闊問秋英何在主人云女初不出入君何知其名沉因說昔日魂相見之由秋英先已言但不及寢嬿之事徐氏令侍婢數人遊出示沉沉曰非也乃令秋英見之則如舊識徐氏謂天意遂以妻沉生子名曰天賜

龍陽王丞

王渙字季光乾道末年為武陵宰郡邑蕭條昔王東[illegible]

鄉

便居宅常官過邊旁有圃爲士民遨嬉地季光嘗與數擬
冊正夫約同遊未果夢出迎使客如常時所行路至王氏
後門而止及下輿不見從卒獨一節級行前而面長二尺
餘捻可怖又一人負胡床徑入園由便門至其家到廳後
柁倚桂廊上列水盆帨巾堂壁皆金漆涼隔頗華濟一吏
前揖衣皂紅衫帕首季光問汝爲胥吏何裝束詭異如此
對曰方呈稟公事於禮而然邸探條出一牘鉗其左請書
案云准條合決脊杖二十如言書愍將退吏白須監斷乃
可竟戚而東偏門開一少年可四十許歲囚首而出頹血
堂髼鬆挓杈自初扛背四旁無人而杖從空下少年號

呼痛楚季光測然曰此是大夫不應爾吏曰天旨已定當奉行曰然則稍減杖數可乎曰若決行則唯命於是杖至十三而止出就輿輿從城上行若無背舁者殊臬兀不安遥望官府如郡治審視之則蘄州也拊式欲下長面持節者曰此處無路可下望之雖近其實甚遠已而前吏復至白曰吏請斷高朝請案季光辭焉曰吾與之有中外不應治獄吏曰若是則引嫌可也以所持文書插於腰季光欲取視之曰既已引嫌自不當問遂循城與下跌而寤意緒絶不樂時七月間也後兩月邢君始相率尋前約入王園儼然盡夢中境趣邢曰君識其子弟當令具酒拉[illegible]

宅及柱廊水盆帨巾亦歷歷舊所見邪入其內季光彷徨東廂有小室垂簾消謾啟視之乃一綠衣人影像香燈羅陳益受杖少年也季光慄然覺如數斛水沃體少頃邪携酒殽來王氏婦女隨竄容皆發聲哭季光益罔測問邪曰少年者何人曰此逮使之子龍陽丞也下世二年矣扣其何如人曰亦謹愨無他過但暮年一事累德方在龍陽時將嫁女會已受代從邑令假小吏辯集怒其遲鈍箠之至死小吏臨絕語其妻曰我抱冤以死汝宜告於官不可受賂使我無所愬如我冤未白汝勿得嫁嫁則殺汝妻泣應曰諾既乃受丞錢百千置不理未幾改嫁成婚之夕建上累

皆騰起丈餘不傾倒不一月妻無疾而亡冥冥之中負此寃對鬪其家人頃若同夢君受吏訟故適望見而悲也叅光始告以所夢急趨出不復再遊

趙泰

晉趙泰字文和清河貝丘人也祖父京兆太守泰郡察孝廉公府辟不就精思聖典有譽鄉里晚乃仕終中散大夫泰年三十五時嘗卒心痛須臾而死下屍於地心煖不冷屈申隨意既死十日忽然喉中有聲如雨俄而蘇活說初死之時夢有一人來近心下復有二人乘黃馬從者二人夾持泰腋徑將東行不知可幾里至一大城崔嵬高

城邑青黑色遂將泰向城門入經兩重門有屋室可數千間男女大小亦數千人行列而吏著皁衣有五六人條疏姓氏云當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須臾將泰與數千人男女一時俱進府君西向坐閱視名簿訖復遣泰南入黑門有人著絳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問生時作何罪行何福善諦汝等以實言也此恒遣六部使者在人間疏記善惡具有條狀不可得虛泰答父兄仕宦皆二千石我少在家脩學而已無所事也亦不犯惡乃遣泰為水官監作吏將二千餘人運沙裨岸晝夜勤苦後轉泰水官都督知諸獄事給泰兵馬令案行地獄所至諸獄楚毒各殊或針

貫其舌流血竟體或披頭露髮䠊形徒跣相牽而行有持
大杖從後催促鐵牀銅柱燒之洞然驅迫此人抱臥其上
赴即焦爛尋復還生或炎鑪巨鑊焚煮罪人身首碎壁隨
沸翻轉有鬼持叉倚於其側有三四百人立於一面次當
入鑊相抱悲泣或劍樹高廣不知限極根莖枝葉皆劍為
之人衆相訾自登自攀若有欣競而身體割截尺寸離斷
泰見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獄中涕泣泰出獄門見有二人
齎文書來說獄吏言有三人其家為於塔寺中懸幡燒香
救解其罪可出福舍俄見三人自獄而出已有自然衣服
完整在身南詣一門名開光大舍有三重門朱彩照發

此二人即入舍中泰亦隨入前有大殿珍寶周飾精光耀目金玉為牀見一神人姿容偉異殊好非常坐此座上邊有沙門立侍甚衆見府君來敬恭作禮泰問此是何人府君致敬吏曰號名世尊度人之師有頃令惡道中人皆出聽經時有萬九千人皆出地獄入百里城在此到者奉法衆生也行雖虧殆尚當得度故開經法七日之中隨其所作善惡多少差次免脫泰未出之頃已見十人昇虛而去出此舍復見一城方二百餘里名為受變形城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更受變報泰入其城見有土瓦屋數千區各有房舍正中有瓦屋高壯欄檻采端有數百局吏對

按文書云殺生者當作蜉蝣朝生暮死劫盜者當作豬
受人屠割婬逸者作鶴鶩麞麋兩舌作鴟梟鵂鶹捍債者
為騾驢牛馬泰案行畢還水官處主者語泰卿是誰者子
以何罪過而來在此泰答祖父兄弟皆二千石我舉孝廉
公府辟不行脩志念善不染衆惡主者曰卿無罪故相使
為水官都督不爾與地獄中人無以異也泰問主者曰人
有何行死得樂報主者言唯奉法弟子精進持戒得樂報
無有謫罰也泰復問曰人未事法時所行罪過事法之後
得以除否答曰皆除也語畢主者開縢篋檢年紀尚有餘
算三十年在乃遣泰還臨別主者曰已見地獄罪報如是

當告世人皆令作善善惡隨人其猶影響可不慎乎時[illegible]
泰內外候視泰者五六十人同聞泰說泰自書記以示時
人時晉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也乃為祖父母二弟延請
僧衆大設福會皆命子孫改意奉法課勸精進士人聞泰
死而復生多見罪福互來訪問時有太中大夫武城孫豐
關內侯常山郝伯平等十人同集泰會欵曲尋問莫不悚
然皆即奉法

陸四娘

笠山縣丞鉗耳含光者其妻陸氏死經半年含光秩滿從
家居笠山寺有大墩暇日登望忽於墩側見陸氏相見悲

者乃具死事便爾北望見一大城云所居在此邀含光下
去入成城中屋宇壯麗與人間不殊傍有一院院內西行
有房數十間陸氏處第三房夫婦之情不異平素衣玩服
具亦爾久之日暮謂含光曰地府嚴切君宜且還後日可
領兒子等來欲有所囑明日不煩來也及翌日含光又往
陸氏見之驚愕曰戒鄉勿來何得復至須臾之間緋衣吏侍
從數十人來入院陸氏令含光入牀下垂氈至地以障之
戒使勿視恐主客有犯俄聞外呼陸四娘陸氏走出含光
初甚怖懼後稍竊視院中都有二十八婦人緋衣各令解
髻兩兩結投釜中寃楚之聲聞於數里火滅乃去陸氏

走丶房含光見入援手牀上良久悶絕既寤含光問平生齋蔬誦經念佛何以更受此苦答云昔欲終時有僧見囑令寫金光明經當時許之病亟草草遂忘遺囑坐是受苦語報罷此酷罰所欲見兒子者正為造金光明經今君已見無煩兒子也含光還家乃具向諸子說其事悲泣終夕及明往視已不復見但荒草耳遂貨家產得五百千刺史以下各有資助滿二千貫文乃令長子載往五臺寫經至山中徧歷諸臺未有定居尋而又上臺山路之半遇一老僧謂之曰寫經救母何爾遲迴留錢於臺宜速還寫金光經也言訖不見其子知是文殊菩薩遂留錢而還乃至舍寫

從畢上墩又見地獄因爾直入遇閉門乃扣之門內問誰是鉗耳賛府即云是我父之有婦人出曰貴閤令相謝篤經之力已得託生人間千萬珍重含光乃問夫人何故居此荅云罪狀頗同故復在此爾

衞仲達

衞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為舘職時因病入冥府俟命廷下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與他檢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檢忍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諭意吏捧牙[illegible]而上中置紅墨牌二紅者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出[illegible]

指黑牌吏持以出少焉數人持簿書盈庭一秤橫前兩首皆有秤吏舉簿置東秤秤重壓至地地為動搖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柰何少年亦慘怛有悔意須臾與檢善者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字僅如筯大吏持下置西秤秤亦壓地而東秤高舉向空大風颺起捲其紙與大如烏鳶亂飛無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生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為過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真犯然已灰滅

公矣衛謝曰是郎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與工倚三山石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藁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從何益於事曰在君盡矣君言得用豈只活數萬人命君位當極人臣奈惡薄頗多猶不失八座勉之遂遣人道歸衛後至吏部尚書

郄惠連

大曆中山陽人郄惠連始居泗上以其父嘗為河朔官遂從居清河父歿惠連以哀瘠聞廉使命吏臨弔贈粟帛既免喪表授棒南尉歲餘一夕獨處於堂忽見一人繡衣[illegible]刀趍至前謂惠連曰上帝有命拜公為司命主者以[illegible]

閻波羅王郎以錦紋箱貯書進於惠連曰此上帝命也勅
用瓊鈿標以紋釣又象笏紫綬金龜玉帶以賜惠連且寡
且懼心甚惶惑不暇顧問遂受之立於前軒有相者達人
替曰騶騎吏卒且至已而有數百人繡衣紅額左右佩兵
器趨入羅為數行再拜一人前曰某幸得為使之吏敢以
謁詞竟又拜拜訖分立於前相者又曰五嶽衛兵主將復
有百餘人趨入羅為五行衣如五方色皆再拜相者又曰
禮器樂懸吏鼓吹吏車輿乘馬吏符印簿書吏帑藏厨膳
吏凡數百曰皆趨而至有頃相者曰諸嶽衛兵及禮器樂
懸車輿乘馬等請俟躬自閱之惠連曰諸嶽衛兵安在對

曰自有所自耳惠法述邸命駕於是控一白馬至具以
其導引控御從輦向者繡衣也數騎夾道前驅引惠
東北而去傳呼甚肅可行數里兵至萬餘或騎或步盡介
金執戈列於路槍槊旗旆文繡交煥俄見朱門外有數十
人皆衣綠執笏曲躬而拜者曰此屬吏也其門內悉張帷
幕几榻若王者居惠遂既升階據几而坐俄綠衣者十輩
各齎簿書請惠運判署已而抑者引惠連於東廡下一院
其前庭有車輿乘馬甚多又有樂器鼓簫及符印管鑰書
致於榻上以黃紋帊蔽之其榻繞四墉又有玉冊用紫金
填字似篆籀書盤屈若龍鳳之勢主吏白曰此閻波羅王

之册也有一人其簪冕來謁惠連與抗禮既坐謂惠連曰上帝以鄭郡内黄縣南蘭若海悟禪師有德立心畫一册爲閻波羅王禮甚重以執事有至行故拜執事爲司命主者紀册立使某奉列賓掾故得侍左右惠連問曰閻波羅王居何府掾曰地府之尊者也標冠嶽瀆總幽冥之務非有奇特之行者不在是選惠連思曰吾行册禮於幽冥豈非身已死乎父念及妻子怏怏有不平之色府掾已察其旨謂惠連曰執事有憂色得非以妻子爲念乎惠連曰然府掾曰册命之禮用明日執事可暫歸治其家然執事官至崇幸不以幽顯爲恨言訖遂起惠連即命駕出行而昏

然若醉者即據案假寐及寤已在縣時天纔曉驚嘆且久自度上帝命固不可免即具白妻子為遺命又白於縣令令曹其不信惠連遂湯沐具紳冕臥於榻是夕縣吏數輩皆聞空中有聲若風雨自北來直入惠連之室食頃惠連卒又聞其聲北向而去嘆駭因遣使往鄴郡內黃縣南問果是蘭若院禪師海悟者近卒矣

鄭生

鄭生者天寶末應舉之京至西郊日暮投宿主人主人問其姓鄭以實對內忽使婢出云娘子合是從姑須臾見一老母自堂而下鄭拜見坐語久之問其婚姻乃曰姑有一

外甥女在此姓柳氏其父見任淮陰縣令與兒門第相埒
今欲將配君子以為何如鄭不敢辭其夕成禮極人世之
樂遂居之數月姑謂鄭曰可將婦歸柳家鄭如其言挈其
妻至淮陰先報柳氏柳舉家驚愕柳妻意疑令有外婦生
女怨望形言俄頃女家人往視之乃與家女無異既入門
下車冉冉行庭中內女聞之笑出視相值於庭中兩女忽
合遂為一體令即窮其事乃是妻之母先亡而嫁外甥女
之魂焉生復尋舊跡都無所有

蒼璧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璧性俊慧林甫憐之忽一日卒

然而死經宿復蘇林甫問之曰死時到何處見何事
却得生也奴曰死時固不覺其死但忽於門前見儀仗擁
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遽有數人走來捽去
至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一大樓下　須臾有三四人黃衣
小兒曰且立於此候君旨見殿上捲一珠翠簾依稀見一
貴人坐臨階砌似剸斷公事殿前東西立仗衛約千餘人
有一朱衣人携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亂國革位者安祿
山及祿山後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貴人定案殿上
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數雖將足壽命之數未
足如何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折數但緣[illegible]

好殺有仁心故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安祿山之後數人
借為偽主殺害黎元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暢上
帝心慮罪及我府事行之時當速止之朱衣奏曰唐主紹
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安堵樂業亦已久矣據期運推遷
之數天下之人亦合罹亂惶惶至矣屠害黎元必至傷上
帝心也殿上人曰宜速舉而行之無失它安祿山之時也
又謂朱衣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曰唯受
命而退俄頃有一朱衣捧文簿至奏言大唐第六朝天子
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效力甚
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乃至於末代

終不治也謂朱衣曰當速行之朱衣奉詔又退及將日夕忽殿上有一小兒急喚蒼璧令對見蒼璧方子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案衣道服帶白玉冠謂蒼璧曰當却回寄語李林甫速來歸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也蒼璧尋得放回林甫知必不久時亂矣遂潛恣酒色焉

朱客

太倉朱某家臨檝口偕十五人為商渡海往崇明舟張[illegible]皆溺死獨某得附破舟漂流六七晝夜饑甚嚙其衫[illegible]至一島隱隱若有室廬某自忖雖死且觀焉遂登陸見[illegible]宇巍峩扁曰紫陽府遥見一婦人於道旁汲水貌絶[illegible]

妹思妹與夫皆死久矣安得尚存遍之果耳驚呼曰兄何
自而來具告以故妹因言是地紫陽真人所治掌錄天下
罪因汝妹夫見執役於府而家居寥邇兄飢矣往飯乃引
至家門宇整潔問妹夫何在曰差出勿人常歸矣向來安
否曰大佳此與世人無異但世人不能來耳俄而夫歸曰
何以有生人氣妻云汝舅在此即趨見相勞苦如平生歡
為之設食且云世間物也但喫無害因問舅便歸耶住此
耶住此亦不惡其言毋老子幼吾焉能留亟欲歸耳夫云
歸亦甚易吾當相送及晚復令飽餐妹隨至水濱殷勤而
別夫乃負之而行戒其閉眼行時但聞風水聲須臾大呼

開眼即置之於地妹夫忽不見而身在故灘上矣

花子

洛州刺史盧頊表姨常畜一猧子名花子每加念焉一旦而失為人所斃後數月盧氏忽亡冥間見判官姓李乃謂曰夫人天命將盡有人切論當得重生一十二年拜謝而出行長街中逢大宅有麗人侍婢十餘人將遊門屏使人呼夫人入謂曰夫人相識耶曰不省也麗人曰某即花子也平生蒙不以獸畜之賤常加育養某今為李判官別室昨所囑夫人者即某也冥司不允其請只加一紀某潛已改十二年為二十以報存育之恩有頃李至別坐[illegible][illegible]

人首以圖乙歿年白李李將議之對曰妾平生受恩以其中報為不獲已料必無難之李欣然謂曰事則匪易感言請之切遂許之臨將別花子謂夫人曰請收餘骸為葬瘞之骸在履信坊街之北墻委糞之中夫人既蘇驗而果在遂以子禮葬之後申謝於黃綠之間至二十年夫人乃亡也

庚甲

潁川庚某宋孝建中遇病亡心下猶溫經宿未殯忽然而寤說初死有兩人黑衣來收縛之驅使前行見一大城門樓高峻防衛重復將庚入廳前同入者甚衆廳上一貴人

南向坐侍直數百呼為府君府君執筆簡閱到者次至庚曰此人筭尚未盡催遣之一人階上來引庚出至城門語吏差人送之門吏云須覆白然後得去門外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閑麗曰庚君幸得歸而留停如此是門司求物庚云向被録徑來無所齎持女脫左臂三隻金釧投庚云并此與之庚問女何姓氏云姓張家在茅渚昨霍亂亡曰我臨亡遺齎五千錢擬市材若更生當送此錢相報曰不忍見君艱厄此我私物不煩還家中也庚以釧與吏受竟不復白便差人送去庚與女別女長嘆泣下恍惚蘇至茅渚尋求果有張氏新亡少女云

冥音錄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於洛之河南太和初卒於官有外婦崔氏本廣陵倡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孀母撫之以道近於成人因寓家廬江侃既死雖侃之宗親居顯要者絕不相聞廬江之人咸哀其孤藐而能自強崔氏性酷嗜音雖貧苦求活常以弦歌自娛有女弟菃奴風容不下善鼓箏為古今絕妙知名於時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傷焉二女幼傳其藝長女適邑人丁玄夫性識不甚聰慧幼時每教其藝小有所未至其母輒加鞭箠終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愛久絕姨之生乃

聰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右佑助使我心開目明粗了流輩執每至節朔輒舉觴酹地哀咽流涕如此昔八歲母亡哀而憫焉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寐驚起號泣謂其母曰句者夢姨執手泣曰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授曲於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於憲宗皇帝帝召居宮一年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宮中以箏導諸妃出入一年上帝誅鄭注天下大酺唐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我復得侍憲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值長秋殿餘日得肆遊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懇我乃知也但無由得來近日襄陽公主以我為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主第

私許我歸成汝之願汝盍圖之除中法嚴帝或聞之當獲大譴亦上累於王後與其毋相持而泣翌日乃灑掃一室列盡筵設酒果彷彿如有所見因執箏就坐閉目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十月不得一曲此日獲十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聲調哀怨幽幽然鴞啼鬼嘯聞之者莫不歔欷曲有迎君樂槲林歎秦王賞金歌廣陵散行路難上江虹晉城儀絲竹賞金歌紅窗影十曲畢恍然謂女曰此皆宮閣中新翻曲帝尤所愛重槲林歎紅窗影等每宴飲即飛觴舞盞為佐酒長夜之歡穆宗敕脩文舍人元稹撰其詞數十首甚美宴酣令宮人遞歌之帝親執玉如

意擊節而和之帝秘其調極切恐為諸國所得故不敢世
藏攝提地府當有大變得以流傳人世幽明路異人鬼道
殊令若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也會以吾之十曲
獻陽地天子不可使無聞於明代於是縣白州州白府刺
史崔璹親召試之則絲桐之音鎗鏦可聽其差琴調不類
秦聲乃以衆樂合之則宮商調殊不同矣毋令小女再拜
求傳十曲亦備得之至暮訣去數日復來曰聞揚州連帥
欲取汝恐有謬誤汝可一一彈之又留一曲曰思歸樂其
何州府果令送至揚州一無差錯廉使故相李德裕議表
其事女尋卒

第十八卷終

廣豔異編卷之十九

卽月軒主人彙

寃報部

東洛客

牛僧孺任伊闕縣尉有東洛客張生應進士舉攜文往謁至中路遇暴雨雷雹日已昏黑去店尚遠欲於樹下逡巡雨定微月穿林遂解鞍放馬張生與僮僕宿於路側困倦甚昏睡良久方覺見一物如夜叉長數丈拏食張生之馬張生懼甚伏於草中不敢動踐訖又取其驢驢將盡遂以手拽其從奴提兩足裂之張生惶駭遂狼狽走野[illegible]

叫呼詬罵聲餘漸不聞略抵大塚塚畔有一女子張[illegible]
呼救命女人問之具言其事女人曰此是古塚內空無物
後有一孔郎君且避之不然不免矣張生遂尋塚孔投身
而入內至深良久亦不聞聲須臾覺月轉明忽聞上有人
語推一物入便聞血腥氣視之乃死人也身首皆異矣少
頃又推一人至於數四皆死者也既訖聞其上分錢物衣
服聲乃知是劫賊其帥且唱曰某色物與某乙某衣某錢
與某乙都唱十餘人姓名又有言不平相怨怒者乃各罷
去張生恐懼甚將出復不得乃熟念其賊姓名記得五六
人至明鄉村有捕賊者至墓旁觀其血乃圍墓掘之覩賊

所殺人皆在其內見生驚曰焉有一賊墮於墓中乃持出縛之張生具言其事皆不信曰此是劫賊殺人送於此偶墜下耳笞之數十乃送於縣行 二里見其從奴鞁馬悉至張生驚問曰何也從者曰昨夜困甚於路傍睡着至明不見郎君故此尋求張生乃說所見從者曰皆不覺也遂送至縣牛公先識之知必無此乃爲保明先生記劫賊數人姓名言之於令令遣捕捉盡獲之遂得免冤其意乃神物冤魂假手於張生以禽賊耳

鄂州小將

鄂州小將某者本田家子既仕欲結豪族而謀其故妻因

相與歸寧殺之於路棄尸江側并殺其同行婢已而奔告其家號哭云為盜所殺人不之疑也後數年奉使至廣陵舍於逆旅見一婦人賣花酷類其所殺婢既近乃真是婢見已亦再拜因問為人耶鬼耶荅云人也往者為賊所擊卓而不死既蘇得賈人船寓載東下今在此與娘子賣花給食而已復問娘子何在曰在近可見之乎曰可即隨之而去一小街中指一貧舍曰此是也婢先入頃之其妻乃出相見悲涕俻述艱苦某亦恍然莫之測也俄而設食具酒復延入內室置飲食於從者皆醉日暮不出從者稍前覘之寂若無人因直入室中但見白骨一具衣服毀裂流

血滿地問其鄰云此空宅久無居人矣

盧氏

上谷侯生者家於荊門以明經入仕調補宋州虞城縣尉娶南陽韓氏女五年矣韓氏嘗夕夢黃衣者數輩召出其門偕東行十餘里至一官署其宇下立吏卒數十輩軒宇華壯人物極衆又引至一院有一青衣危冠方屨狀甚峻峙左右者數百几案茵席列前後韓氏再拜俄有一婦人年二十許身長豐麗衣碧襦絳袖以金玉釵為首飾自門而來稱盧氏謂韓氏曰妾與子仇敵且久子知之乎韓氏曰妾一女子未嘗出深閨安得有仇敵耶盧氏色甚怒曰

我前身嘗為職官子誣告我罪而代之使吾擯斥蠻野而死豈非仇敵乎今我訴於上帝且欲奪前身寃帝從吾請汝之死不朝夕矣韓氏益懼欲以詞拒而盧氏喋喋不已青衣者謂盧氏曰汝之寃固如是然韓氏未當死不可爲也遂令吏出案牘吏曰韓氏餘壽一年青衣曰可疾遣歸無久留也命送至門行未數里忽悸而寤惡之不敢言自是神色摧沮若有疾者侯生訊之具以夢告後數月韓氏又夢盧氏者至其家謂韓氏曰子將死矣韓氏驚寤由是疾益加歲餘遂卒侯生竊嘆異未嘗告於人後數年旅遊襄漢途次常州水郡依蘭陵蕭真慕生之善以女妻之及蕭

氏，皆青衣絳袖碧石襦以金玉釵為首飾而又身長豐
韓氏先夢同生因以韓氏之夢告焉蕭氏聞之甚不樂曰
妾外族盧氏妾自孩提時為伯舅見念命為己女故以盧
為小字則君亡室之夢信矣

綠翹

唐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里家女也色
既傾國思乃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一吟一味破瓜
之歲志慕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帔於咸宜而風月賞翫之
佳句往往播於士林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為豪俠所
調乃從游處焉於是風流之士爭脩飾以相狎或

之者必鳴琴賦詩間以謔浪懵學輩自視缺然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徽秋興多又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又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數聯為絕矣一女僮曰綠翹亦明慧有色忽一日機為鄰院所邀將行誡翹曰無出若有客但云在某處機為女伴所留迨暮方歸院綠翹迎門曰適某客來知練師不在不舍轡而去矣客乃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私及夜張燈扃戶乃命翹入臥內訊之翹曰自執巾盥數年實自檢御不令有是之過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翹隔闔報云練師不在客無言策馬而去若云情愛不蓄於胸襟有

耳矣韋鍊師無疑機愈怒裸而笞百數但言無之既委頓訊盈水酹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佩薦枕之歡反以沈猜厚誣貞正翹今必斃於毒手矣無天則無所訴苦有誰能抑我強魂誓不蠢蠢於冥冥之中縱爾淫佚言訖絕於地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時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問翹者則曰春雨霽逃矣客有宴於機室者因溲於後庭當瘞上見青蠅數十集於地驅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竊語其僕僕歸[illegible]語其兄其兄為府街卒嘗求金於機機不顧卒深銜之[illegible]此遽至觀門覘視見偶語者乃訝不覩綠翹之出入[illegible]

後呼數卒擕鍤具突入玄機院發之而綠翹貌如生卒[illegible]錄玄機京兆府吏詰之辭伏而朝士多為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在獄中亦有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又明月照幽隙清風開短襟此其美者也

盧從事

嶺南從事盧傳素寓居江陵元和中常有人遺一黑駒初甚蹇劣傳素豢養歷三五年稍益肥駿傳素未從事時家貧薄矻矻乘之甚勞苦然未有銜檗之失傳素頗愛之一旦傳素因省其槽櫪偶戲之曰馬子得健否黑駒忽人語曰丈人萬福傳素驚怖却走黑駒又曰阿馬雖畜生身有

故須曉言非是變怪乞丈人少留傳春曰爾畜生也忽曉
人語必有冤抑之事可盡言也果駒復曰阿馬是主人親
表甥常州無錫縣賀蘭坊玄小家通兒者也丈人不省貞
元十二年使通兒往海陵賣一別墅得錢一百貫時通兒
年少無行被朋友相引狹邪處破用此錢略盡此時丈人
在遠無奈通兒何其年通兒病死冥間了了為丈人徵債
甚急平等王謂通兒曰爾須見世償他錢若後作人身待
長大則不及矣當須暫作畜生身十數年間方可償也通
兒遂被驅出畜生道不覺在江陵群馬中即阿馬於身是
也阿馬在丈人槽櫪於茲五六年其心朗然常與丈

債所竭盡駑蹇不敢居有過之地亦知丈人憐愍[illegible]
馬非無戀主之心然記傭五年馬畜生之壽已盡後五日
當發黑而死請丈人速將阿馬貨賣明日午時丈人自牽
阿馬出東棚門至市西北角赤板門邊當有一胡軍將問
丈人買此馬者丈人但索十萬其人必酬七十千便可速
就之言事訖又曰兼有一篇留別丈人乃驤首朗吟曰既
食丈人粟又飽丈人芻今日相償了永離三惡途遂奮迅
數遍嘶鳴齕草如初傳素更與之言終不復語其所言表
甥姓字盜用錢數年月一無所差傳素深感其事明日試
乘至市角果有胡將軍懸求市傳素微驗之因賤其估六

寸緡軍將曰郎君此馬直七十千一以上請以七十

之亦不以試水草也傳素載其緡歸四日復過其家見去

軍將曰嘻七十千緡夜來飽發黑汗斃矣

王士真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少有膂力恃氣好俠不拘細行常與輕薄少年游年二十餘方折節讀書為詩歌人頗稱之累為河朔官後至深州錄事參軍生美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酒皆號為能雅為太守所知時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負眾不顧法度支郡守畏之側目嘗遣其子士真巡屬郡至深州太守大具[illegible]

所居備聲樂宴士真太守畏武俊而奉士真之禮甚謹又慮有以波忤士真者以故僚吏賓客一不敢召士真太守以為它郡莫能及飲酒至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歡於今夕豈無嘉賓願得召之太守曰偏郡無名人不敢奉宴席唯錄事參軍李某足以侍談笑士真曰但命之於是召李生入趨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悅瞪顧攘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靦然而汗不能持盃一坐皆愕有頃士真叱左右縛李某繫獄左右即牽李袂疾去械獄中已而士真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使於獄中訊李生

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君君寧自知耶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嘗聞釋氏有現世之報吾知之矣某少貧無以自資由是好與俠士遊往往掠奪里人財帛常馳馬腰弓往還大行道月百餘里一日遇一少年鞭駿驢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岩崖萬仞而日漸曛黑遂力排之墮於崖下即疾驅其驢至逆旅解其囊得繒百餘疋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而至此及今凡二十七年矣昨夕君侯命以王公之宴既入而視王公之貌乃囊時所殺少年也一拜之後中心慚惕自知死不朝夕今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為我謝君侯幸知我深敢以

後為詫有頃士真醉悟急召左右往取李某首左右即獄中斬其首以進士真熟視而笑既而又與太守大飲於郡齋酒酣太守因歡而訊其故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吾一見之遂忿然激吾心已有戮之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無復言及宴罷太守密訊其年則二十有七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真生於王氏也太守嘆異久之因以家財厚瘞焉

軍使女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仗氣任俠嘗於京城與一軍使隣居軍使有室女容色艷絕嚴公因窺見之乃賂其左右

詩主宅月餘遂竊以逃東出關將匿於淮泗間軍使[illegible]且窮其迹訊其家人乃暴於官司亦以狀上聞有詔[illegible]乍縣捕賊官專往捕捉捕賊乘遞日行數驛隨路已得其踪矣嚴武自鞏縣方雇舡而下聞制使將至懼不免乃以酒飲軍使之女中夜乘其醉解琵琶絃縊殺之沉於河明日制使至搜捕嚴公之舡無迹乃已嚴公後為劍南節度使病甚本性強尤不信巫祝之類有云云者必罪之忽一日亭午有道士至衙門自云從峨眉山來欲謁武門者初不敢言道士聲厲不得已遂進白武亦異之引入見道士道士至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久之方止寒溫畢謂武曰公[illegible]

疾災厄至重冤家在側公何不自悔咎以香案陳謝[illegible]
又固執如是武怒不荅道士又曰公試思之曾有負心殺
害人事否武靜思良久曰無道士曰適入至階前冤死者
見其披訴其初謂山精木魅與公為祟遂加呵責他云上
帝有命為公所冤殺已得請矣安可言無也武不測且復
問曰其狀若何曰女人年纔十六七項上有物如一條樂
器之絃武大悟叩頭於道士曰天師誠聖人矣是也為之
奈何道士曰它郎欲面見公公當自求之乃令灑掃堂中
撤去餘物焚香於內乃昇武於堂門內遣清心具衫笏留
小童一人側侍堂門外東間有一閤子亦令灑掃垂[illegible]

士坐於堂外含水噴噀又以柳枝灑地却坐瞑目叩齒誦
延閣子中有人吁嗟聲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見一女子
被髮項上有琵琶絃結於喉下褰簾而至及堂門約髮於
後向武拜武見驚慚甚且掩其面女子曰公亦太忍其從
公是其之失行於公則無所負公懼罪棄其於他所則可
何忍見殺武悔謝良久兼欲厚以佛經紙錢求免道士亦
懇為之請女子曰不可其為公手殺上訴於是僅三十年
今不可矣期在明日日晚言畢却出至閣子門遂拂然滅
後道士乃謝去嚴公即處置家事至其日黃昏嚴公薨
焉

桃英

晉富陽縣令王範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姦通範當出行不還帳內督孫元弼聞丁豐戶中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卧元弼扣戶叱之桃英即起攬裙理髮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佩桃英麝香囊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辨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竟曳將去入荒澤中雷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

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既爲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
文度在泰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録桃英魂魄亦取在女
青亭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揚都詣範未敢言之便見鬼
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魘連呼不醒家人
牽青牛臨範上并加桃英喚索向明小蘇十數月而死妾
亦暴亡超乃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二月三
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
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死

唐紹

唐紹幼而通悟知生前事歷歷備記而未嘗言於人雖妻

子亦不知之也後為給事中同里對門有一郎官李邈
紹休沐日多召邈與之言笑情好甚篤或時為具饌中堂
偶食郎中亦不知其所謂其妻詰紹曰君有盛名官至清
近宜慎所交李邈裴巍君亟與之狎竊為君不取紹默然
久之曰非子所知吾與李邈情好逾厚唐開元初驪山講
武紹時攝禮部尚書玄宗援枹擊鼓時未三合兵部尚書
郭元振遽令紹奏畢神武赫怒拽元振坐於纛下張說跪
奏於馬前稱元振有保護社稷大功合赦殊死遂釋配恨
而斬紹先是一日紹謂妻子曰昨夜李邈須死西言今時
至矣遂為畧言之吾自幼即具別生事明日講武吾當不

免吾前世為某氏女既笄適灞陵王氏子為妻姑待吾甚嚴吾年十七冬至先一日姑令吾躬具主饌比畢吾困怠亦甚姑又令吾縫羅裙遲明服以待客吾臨燈運針慮功之不就夜分不息忽一犬銜扉入房觸燈燈僵油仆裙上吾且懼且恨因叱犬犬走突扉而扉又闔犬周章却伏牀下吾復照燭將理裙汙而狼藉殆遍吾懼姑深責且恨犬之觸燈遂舉牀以剪刀刺犬偶中其頸而剪一股斥折吾復以一股重刺之俄而犬斃詰朝持裙白姑姑大怒責罵而吾夫適自外至詢其故遂於牀下引斃犬陳於姑前由是少解吾年十九而卒遂生於此身往者斃犬乃今之李[illegible]

也吾明日之死蓋緣報也行戮者必是李遵手擘[illegible]
之常爾無駭焉及翌日講武坐誤就戮果李遵執刀初一
刀不殊而刀折易刀再舉乃絕焉死生之報固猶影響至
於刀折殺亦不異茲神明不欺矣

劉正彥

宣和中陝西大將劉法與西夏戰死朝廷厚卹其家賜宅
在京師其子正彥既終喪自河中徙家居之宅屋百間西
偏一位素多鬼每遇門開必見紫袂金甲人如唐中人狀
徊其中小童拱立於後亦時時入宅堂頗為人害正彥喪兄
平生尚[illegible]其怪乃書刺往謁置於門外

小選門自開紫衣端笏延客入設茶相對儀矩殊可觀詢
其何代人何自居此曰三百年在唐為汴宋節度使以臣
節不終合家三百口併命於此至今思之雖悔無及客曰
歲月如許胡為尚墮鬼録曰負罪既重受生實難非得赦
臣如吾者相代未易可脫客曰為公徼福於釋氏作水陸
薦拔以資冥福若何曰無益也然且試為之客退語正彥
它日呼闍黎僧建道場於廳事甫入夜紫衣者據胡牀而
觀小童在旁凡執事人無不見者一僧獨懼振杵誦[illegible][illegible]
呪纔出口紫衣已覺大聲呼小童曰索命去童趨而前[illegible]
即仆地如為物所擊搏乃告曰我實殺汝焚其骨數[illegible]

天柱寺浮圖三級下磚隙中人無知者今不敢隱[illegible]
跡時乃蘇紫衣與小童皆不見問之惘然不知所言蓋此
童為僧簽死乃從紫衣者僧忽見之故懼也建炎由正彦
以逆誅

華陽李尉

唐天寶後有張某為劍南節度使中元日令郭下諸寺盛
其陳列以縱士女遊觀有華陽李尉者妻貌甚美聞於蜀
人張亦知之及諸寺嚴設傾城皆至其從事及州縣官家
人看者所由必白於張唯李尉之妻不至異之令人潛問
其鄰果以貌美不出張乃令於開元寺選一大院潛[illegible]之

工絕巧者極其妙思作一鋪木人音聲關戾在內絲竹皆備令百姓士庶恣觀三日云三日滿即將進内殿百里車輿闐噎兩日李君之妻亦不來三日欲夜人散李妻乘兜子從婢一人而至將入它人已奔走啟於張矣張乃易其衣服先往於院内一脫空佛中坐覘覷之須臾至先令探屋内都無人乃下張見之乃神仙中人非代所有及歸潛求李尉之家來往者浮圖尼及女巫更致意焉李尉妻皆驚而拒之會李尉以推事受贓為其僕所發張乃令吏深文按之奏杖六十流於嶺徼死於道張乃厚賂李之母強取之寵敬無與倫比然自此後亦常彷彿見李

在於其側令術士樣謝竟不能止歲餘李之妻亦卒數年張疾病見李尉之狀亦甚分明忽一日睹李尉之妻宛如平生張驚前問之李妻曰某感公恩深思有所報李某旣上訴於帝期在此歲然公亦有人救拔但過得茲年必無虞矣彼已來迎公若不出必不敢升公之堂慎不可下言畢而去其時華山道士符籙極高與張結壇場於宅內言亦畧同張數月不敢降階李妻亦同來皆教以嚴慎之道又一日黄昏時堂下東廂有叢竹張見一紅衫絲袖於竹側招已者以為李妻之來也都忘前所戒便下階奔走往赴之左右隨後叫呼止之不得孚則見李尉衣婦人衣挽

死於林下毆擊良久云此賊若不著紅衫相招肯下階耶乃執之出門去左右如醉及醒見張仆於林下眼鼻皆血唯心上煖扶至堂而卒

蕭少卿

蕭生少卿者失其名世為淮南望族生獨跅弛不羈浪遊四方至鄭圃依豪家久之覺主人倦客因知舊出鎮長安往投謁則已罷去歸次中牟適故人為主簿賙之不能足又轉而西抵鳳翔窮冬雪寒饑則寓舍鄰叟焦大郎見而惻然飯之旬日不厭生感幸過望往拜之大郎曰吾非有餘哀君逆旅披褐故量相濟非有它意也生又拜[illegible]

成行進不敢忘報自是日詣其家親昵無間杯酒流宕[illegible]
適此室女既而事露慚愧無所容大郎叱責之曰吾與汝
本不相知過為拯拔何其所為不義若此豈士君子之行
耶業已爾雖悔何及吾女亦不為無過若能遂為婚吾亦
不復言生叩頭謝罪願從命既成婚夫婦相得歡甚居二
年中進士第甫唱名即歸綠袍槐簡跪於外舅前隣里爭
持羊酒往賀歡飲諠譁連夕燕飲然後調官將戒行謂
妻曰我得美官便來取汝并迎丈人俱東焦氏本市井人
謂生富貴可倚給便不事生理且厚贍厥婿貲產半空生
至京得東海尉會宗人有在京者與相遇喜其威名拔受

還鄉生深所不欲託辭以拒宗人罵曰書生登科名可不歸展墳墓乎命僕負其囊裝先赴舟生不得已而行到家逾月其叔父曰汝父母俱亡壯而未娶宜思嗣續計吾爲汝求宋都朱從簡大夫次女今事諧矣汝需次尚歲餘先須畢姻徐爲赴官計叔性嚴毅歷顯官且爲族長生素敬畏不敢違抗但唯唯而已心殊窘懼數日忽幡然改曰彼焦氏非以禮合況門户寒微豈真吾偶哉異時來通消息以禮遣之足矣遂娶于宋朱女美好而裝奩甚富生大愜適凡焦氏女所遺香囊巾帕悉焚棄之常慮其來而杳不聞問如是幾二十年累官鴻臚少卿出知齊州視印三日

偶攜家人子散步後堂有兩青衣自別院右舍出逢生輒趍避生追視之一婦人看冠帔搴幃出乃焦氏也生惶懼失措焦泣泫然曰一別二十年向來婉孌之情略不相念汝真忍人也生不暇扣其所從來具以實告焦氏曰吾知之久矣吾父已死兄弟不肖鄉里無所依千里相投前一日方至此為閽者所拒懇祈再三僅得托足今一身孤單茫無棲泊汝既有嘉耦吾得備側室竟此餘生以奉事君子及尊夫人足矣前事不復校也語畢長慟生軟語慰藉之且畏彰聞於外乃以語朱氏朱素賢淑欣然迎歸待之如姊妹越兩旬生微醉詰其室寢明日門不啟家人趣起視

事則反扃其户寂若無人朱氏聞之嘆僕破壁而入生見死牖下口鼻流血焦與青衣皆不見是夕朱氏夢焦曰瀟生受我家厚恩而負心若此自其去後吾抱恨而死我父相繼淪没年移歲遷方獲報怨此已幽府伸訴逮誣梟焦未及問而寤但護喪柩南還耳

李氏婦

永嘉中黃門將張禹曾行經大澤中天陰晦忽見一宅[illegible]大開禹遂前至廳事有一婢出問之禹曰行次遇雨欲[illegible]宿耳婢入報之尋出呼禹前見一女子年三十許坐[illegible]有侍婢二十餘[illegible]衣服[illegible]禹曰自有[illegible]

須飲耳女勑取鐺與之因燃火作湯雖聞沸聲探之尚冷
女曰我亡人也塚墓之間無以相共慚愧而已因歔欷
禹曰我是任城縣孫家女父為中山太守出適頓丘李氏
有一男一女男年十一女年七歲亡後李氏幸我舊使婢
承貴者今我兒每被捶楚不避頭面常痛入髓欲殺此婢
然亡人氣弱須有所憑托君助濟此事當厚報君禹曰雖
念夫人言緣殺人事大不敢承命婦人曰何緣令君手殺
唯欲因君為我語李氏家說我告君事狀李氏念惜承貴
必作様除君當語之自言能為厭斷之法李氏聞此必令
承貴浴事我因伺便殺之禹許諾及明而出遂語李氏具

以其言告之李氏驚愕以語承貴大懼遂求救於禹既而禹見孫氏自外來侍婢二十餘人悉持刀刺承貴應手仆地而死未幾禹復經過澤中此人遣婢送五十疋雜綵以謝禹

張客

餘干鄉民張客因行販入邑寓旅舍夢婦女鮮衣華飾求薦寢迨夢覺宛然在旁到明始辭去次夕方闔戶燈猶未滅又立於前復共枕自述其所從來曰我隣家女也無夫言經旬日張意頗怱怱主人疑焉告曰此地昔有縊死人得非所惑乎張秘不言須其來具以問之畧無慚[illegible]

答曰是也張與之狎不甚畏委曲扣其詳曰我故倡女以色
客楊生素厚楊以貲二百千約以禮娶我而三年不歸
我悒悒成疾求生不能家人亦見厭不勝憤鬱投繯而死
家以所居售人今為旅舍此室實是故棲尚眷戀不忍捨
楊客與爾同鄉人亦識之否張曰識之聞移饒州市門娶
妻開邸生計絕如意婦人咨嘆良久曰我當以始終託子
矣憶有白金五十兩埋床下人莫之知可取以助君張發
地得金如數婦人自是正晝亦出他日密語曰久留此無
益能挈我歸乎張許諾令書一牌曰念二娘位藏於篋中
過所啟緘微呼便出張悉從之　貴人謂張鬼氣已深必須

於道路張殊不疑日日經行無不同處既到家徐於壁間設位牌妻謂其是所事神去後瞻仰次婦人遽出妻驚問夫白斯何人勿盜掠良家子罢我張以實對妻貪所得亦不致詰同室凡五日又求往州中暫債張許之至城南且湊江婦人出曰甚愧謝爾相從不久柰何張泣下莫曉所云入城門亦如常及就店呼之再三不可見乃亟訪楊客居見其家慌迫殊甚曰楊原無疾偶七竅流血而死張駭怖遂歸後竟無恙

趙普女

潭州有趙知縣女嫁泉人滕迪功而生男女五人男已

婦而趙性慘酷自專家正門戶遇夜扃鑰皆自身自臨之非
役晨弗啟待婢妾尤嚴或有獲罪輒留伴宿然後因事毆
撻以數百計氣幾絕始命拽出淳熙十六年冬妾陳豬奴
撥怒頗甚手殺之斷其頭及手足為五貯於糠籠而嚇老
僕曰吾藏金銀不欲令宅人知為我瘞於廁傍當厚犒汝
僕喜而從之紹熙元年正月十九日晨已闌宅門未開二
里呼問之其男曰鄰舍素諳我家事須婢媽起來則可遂
詣母房外集衆共叫移時不應鄰以告廂官廂官排闥而
入諸人盡至獨趙氏之室悄然又破壁揭帳但流血滂沱
文龍橫卧而失首級具事狀申郡郡守顏師魯尚書捕一

鞫治累旬不成及三月晦日石箭橋南有婦人左手持刀右手挈女子首戴花滿髻歌笑而來邏卒執問為誰曰我乃殺滕迪功妻趙氏者即縶之入府顏公極驚異詰其故對曰妾非人蓋鬼也本為滕公妾名曰馨奴趙氏剗斬我埋於廁下投訴獄廟得以報仇恐干連無辜枉害人命所以冒禁明之顏不之信械項送司理獄鬼初微笑不止及獄吏用大辟法枷扭鎖綳訊亦大笑理椽以白顏掘地得尸雖經百許日全不壞為髑髏席付天慶道士鄭紹勤行持方拜章之次鬼於枷上笑曰我去矣奄爾不見[illegible]者盡得釋

滕氏田

桶張氏

大桶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凡富人以錢委人權其子而取其半謂之行錢富人視行錢如部曲也或過行錢之家設特位置酒婦女出勸主人皆立侍富人遜謝強令坐再三乃敢就位張氏子年少父母死主家事未娶因祀州西灌口神歸過其行錢孫助教家孫置酒數行其未嫁女出勸客色絕世張目之曰我欲娶為婦孫皇恐不可且曰我公家奴也奴為郎主丈人隣里笑怪張曰不然煩主少錢物耳豈敢相僕隸也張固求修奇衣飾即取臂上古玉條脫與女且曰擇日納幣也飲罷去孫隣里交來賀曰有女

自爲主母矣其後張別議婚孫念勢不敵不敢往問期
而張亦特醉戲言耳非實有意也踰年張以婚他族而孫女
不肯嫁其母曰張已娶矣女不對而私曰豈有信約如此
而別娶乎其父乃復因張與妻祝神回共邀飲其家而使
女窺之既去曰汝見其有妻可嫁矣女語塞去房內蒙被
卧俄頃即死父母哀慟呼其隣鄭二者告之使治喪且鄭
以送喪為業世所謂仵作行者也且曰小口死勿停喪即
日穴壁出瘞之告以致死之由鄭辦喪具見其臂有金釧
脫心利之乃曰某一園在州西孫謝之曰良便且厚相酬
號泣不忍視急揮去即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夜半月明

鄭發棺欲取條脫女蹶然起顧見鄭曰我何故在此非神識鄭鄭以言恐曰汝之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念張氏辱其門戶使我生埋汝於此我實不忍乃私發棺而汝果生女曰第送我還家鄭曰若歸必死我亦得罪矣女不得已鄭匿他處以為妻完其殯而徙居州東鄭有母亦善其子之有婦彼小人不暇究所從來也積數年母語及張氏猶忿恚欲往質問前約鄭每勸阻防閑之崇寧元年聖端太妃上仙鄭當從御翣至永安將行祝其母勿令婦出遊居一日鄭母晝睡孫出僦馬直詣張氏門語其僕曰孫氏第幾女欲見某人其僕往通張驚且怒謂僕戲已罵曰賊奴誰

教汝如此對曰實有之乃與其僕俱往視焉孫氏望見張跳踉而前曳其衣且哭且罵其僕以婦女不敢往解張以為鬼也驚走女持之益急乃擘其手手破流血推仆地立死僦馬者恐累已往報鄭母母訴之有司因追鄭對獄具狀已而園陵復土鄭發塚罪該流會赦得原而張實推女而殺之雖死罪也雖奏獲貸猶杖脊竟憂畏死獄中

吳雲郎

吳江縣二十里外因瀆村富人吳瀍將仕生一子小字雲郎自少即向學嘗應進士預待補籍紹興五年八月以疾卜父母追念痛割明年冬瀍之弟助教灝往洞庭東山

家沈氏未至數里暴風打舡暫泊於福善王廟下登岸縱
行望廟門半掩見雲郎着皁綈背子縱步而出滋大駭就
語之曰汝父母晚夜思念汝欲一會面不可得何為在此
對曰兒為一事拘縶留連證對泥味極苦告叔為道此意
於二親若要相見須親自來乃可嘆息而去滋急還舍白
兄嫂皆相持悲哭三人者共乘原舟復抵廟所雲郎已立
津次奔至父母前下拜泣訴且述幽冥甚苦之狀語未畢
忽怒目奮捽父衣大呼曰汝陷我性命盜我金帛使我含
冤茹痛四五十年今日決不相舍遂互相擊搏滾入水中
滋與僕從及舟人涉水救溺得脫登岸困乏無死傍人初

無所覩但見澤舉首揮叱至暮乃定滋不知澤有隱慝試問之〃頻蹙而言昔虜騎破城一少年子相投寄宿所齎囊金頗多吾心利其貲數月乘醉殺而取之自念冤債在身從壯至老未嘗不戚戚此兒生於壬午今日之〃報豈非此乎自是憂悶不食浹旬而死

第十九卷終